

無明

人物：

父親

母親

大兒子，李文慶

小兒子，李文淵

行走的人們

時間：過年前後，下午至晚上。

場景：客廳。

●

舞台上陳設一座客廳。背向觀眾，客廳裡置有一組棕色沙發，凹陷處如碎鏡，摩挲得相當嚴重，看得出來使用許久。另有一張矮小的大理石桌，兩執嚴重下傾。側邊牆上，向內嵌入一座書櫃，裡邊零散著文件雜物，並且擺了一尊彌勒佛像，雙眉間有一點硃砂，灰塵覆了整身。書櫃上釘著一幀相片，是父母當年結婚時，與眾家親友在門前的合照。正對沙發，放著電視櫃，上頭有四十餘寸的屏幕，以及電話。電話上方掛著日曆，以及小兒子在幼稚園時，所創作的繪畫，裡頭豎立著八輛卡車。電視櫃的後方有窗以及房間，是小兒子的書房。客廳左斜方是一道樓梯，右側則有短廊通往廚房。觀眾可以隱約看到飯桌、一半的瓦斯爐以及後門。由於客廳外頭有間透天厝在施工，因此光線極度不穩定。

父親側坐在沙發上，脖子戴著護頸。母親則從短廊步出。

大兒子自大門進場。

大兒子：爸。你的脖子好的怎麼樣了。

父親稍微傾頭示意。大兒子則將手提行李卸下。

父親：嗯。一趟路辛苦了。差不多啦，攏港款。

母親：吃否？

大兒子：在台北等車時，有稍微吃點東西了。

母親瞥了一眼父親。瞬即蹲在電視櫃前，翻找抽屜。

母親：什麼攏港款。差很多好嗎。這次怎麼等到快三十暝才返來。沒你幫忙，二十四送神那日，市場忙到快翻過來。

大兒子：沒辦法，課上到前天剛結束。怎麼沒叫文淵去幫忙。

母親：要請伊，比請神還難。伊喔，貧憐啦。

母親轉頭問。

母親：還會餓嗎？

大兒子：不餓，等吃暗頓就好。

母親蹲在電視櫃前，翻找抽屜。

大兒子：是在找什麼？翻半天。

母親：沒啦。剛從醫院回來。半途，保險打電話來，說暗時要來一趟。這次返去照電光，醫生講，照出之前沒有看到的東西。伊講乎，龍骨第二目有裂痕。

大兒子：那是什麼意思啊。

母親翻找東西的聲音愈發強大。

母親：意思就是講，若沒有照顧好，自脖子以下就都不能動，變作癱瘓啦。

母親突然停下動作。

母親：到時陣，真正就變成廢人啊。不對，之前就是廢人啊。廢人、沒路用的人啦。

大兒子：之前照，醫生不是攏講好好嗎。為什麼這次照出來差這麼多。

沉默。

母親：我哪知。逐次照，逐次攞講沒港款的話。電光片我也看不懂，攞隨便伊去講。這次跑去到佳里照，看跑的有遠否。

父親稍微移動身子，繼續坐在沙發上。不發一語。

大兒子：醫生是準還是不準，不然我問朋友看看，台北有沒有厲害的醫生。

母親：哪有那麼閒，一趟路跑到台北。反正，之前說休息兩個月就會好，現在變成四個月到半年，而且，也不能抱重。看是要怎麼做生意。嫁給這款的，真正是枉然。

母親闔上抽屜。

母親：不想找了。

母親站起身面向父親。

母親：你等一下上樓去找看看，看文件到底是放在哪。

父親依舊不動身子。

父親：嗯。

母親走回沙發，背著觀眾坐下來。

外頭機械聲轟轟雷動，客廳內的光線飄忽不定，時明偶暗。

大兒子也在沙發上找了個位置，背對觀眾坐下。

大兒子：對面那塊空地，這次是真的要建厝嗎？

父親：聽說是要蓋一間星巴克。

大兒子：星巴克，哪有可能。我們這裡也才多少人，蓋了穩倒。

父親：是喔。

母親：管伊是要蓋什麼，趕緊蓋一蓋。厝內快要吵死，也無法晒午。整個光遮到暗矇矇。還有，沒事硬要先用鐵片把地箍起來，出入有夠不方便。

母親用手指向舞台。

母親：你剛回來沒看到，轎車被你弟刮了好幾道，攏是因為那邊的鐵片。還有，有一次上三樓拜拜，開門卻發現，對面的新厝有一角，正對神明廳。叫你阿嬤去壇裡問，王爺公講沒要緊。但是逐次拜拜開門看到，就是憋扭。又叫你阿嬤去另一間宮裡，擲筊請示。在那裡跪好久，佛祖才降旨，安一個山海鎮。

母親舒緩地露出笑容。

母親：暗暝你上去點香拜拜時，你再看。安了以後，心有多定。

大兒子：當初安的時陣，應該有看時吧。

母親：有啊，都拜託你四舅公來用的。

父親起身。

父親：我要來去黃昏市場買菜，除了高麗菜之外，還有欠什麼嗎？

母親：再去買幾支鳳梨回來，若沒，明日無法煮鳳梨雞。

父親緩緩地下場。

大兒子：這樣生意怎麼辦？

母親：醫生是講，你爸不能抱重，最好在家裡休養半年。休息半年，整個家不就要喝西北風。我完全不可憐伊。在菜市場收到一半，聽人來報，講出車禍。我也是平靜，什麼攏毋驚。天公伯有眼，這就是給伊的報應。我

一直覺得這已經是最輕的懲罰。意思是叫伊要好好做人。賣米的講，你爸衝紅燈，對向轎車直接撞上，機車毀去，人只有擦傷兼傷到脖子。萬幸啊啦。

大兒子從行李裡頭拿出一盒茶葉。

大兒子：這是從台北買回來的茶，你喝看看，跟上次的比，看哪款比較好喝。

母親沒接茶葉。大兒子逕自將茶葉擺在桌上。

母親：絕對是騎到失神，在想賭債要怎麼還。

母親瞥了茶葉一眼。

母親：逐次攏叫你不要亂買，甬聽，還買。不過，你買回來的茶葉，是真的都很好喝。

大兒子：那是當然，我四處晃，四處找才翻到的。

母親：你這次回來恰好，幫忙做過年。現在攏我一人在做。至下午做到晚上八、九點。一支菜刀直直剝。咱賣的封肉，現在阿嬤不耐做了，退休啊，攏是我一塊塊切，一塊塊綁。事情我攏挪過來自己做。做到手指攏變形了。今晚要再去給人針一針。

外頭建房聲隆隆響。

母親：你有無熟識做飯店的朋友？

大兒子：做什麼用？

母親：你弟要實習用的。講說開學前攏可以自己找地點，如果沒成功，以後由學校統一分發。大兒子：我有個朋友在飯店裡當主管，也許可以問伊

看看。趁這個機會，讓伊到比較遠的都市看看，也是不錯。如果台北有缺，我是覺得來台北走闖對伊有幫助。

母親：出去是不錯，就是怕伊跟不上別人，聽不懂人說的話。台北人講話那麼快，你弟的質，我看是沒辦法應付。

大兒子：反正我先問看看再講。

外頭建房聲隆隆響。

大兒子：剛才坐車返家，沿途看到人立的牌樓，是哪裡又要鬧熱了。

母親：看你多久沒回來，大人廟要建醮了。我們這裡的陣頭攏要去鬧熱。最近壇裏才又開館練宋江，請我們煮點心。但我攏推掉，介紹給別人做。做不來。

大兒子：爸爸不是壇裏的委員嗎？

母親：伊只是去舉手湊人數投票而已啦。上回才發現，上帝公祖在銀行的存款少了快一百萬，開委員會一查才知道，是廟公偷拿印章存摺去領出來。逐次逐次慢慢領。

大兒子：偷那些錢幹嘛？

母親：還會幹嘛，賭博啊。真的是很敢，神明的錢也敢偷。貪啦。攏是貪啦。

廟公上場，像遊魂般，邊走邊捶打自己的手掌。

母親：那是上帝公祖的錢呢。

大兒子：誰不貪呢。

廟公突然轉身過來看著大兒子，眼神停留兩三秒後，又回歸至遊魂般的狀態，持續捶手。

母親：你爸也是貪。賭博若會發，大家早就發了。自年輕簽牌仔，玩到現在職棒簽賭。時代進步，伊也在進步。現在攏直接在手機下注。隔壁的阿光哥哥，老婆娶來沒幾年，小孩攏生了，結果輸賭了四五百萬，賣祖產來賠。

阿光哥哥上場，像遊魂般，邊走邊捶打自己的手掌。

母親：你二伯公問阿嬤是否要買，那塊當年伊在飼蜂的地。阿嬤伊家隔壁那塊，那都是祖公仔產。想講怎麼賣，攏還是在姓李的。阿嬤來暗示我拿錢出來買。

大兒子：那塊地現在攏乎阿嬤在種菜栽水果。

母親：結果，我前腳花錢買了一塊地，你爸後頭輸了一筆大條的。好在當初土地的名字是登記在我名下。還有，你知道是誰教阿光哥哥賭博的嗎？就是你老爸。看有多夭壽。也不想做人長輩的，你哥從小就跟在你爸身旁。

阿光哥哥抬頭看了一眼，隨即又回歸無神狀態，持續捶手。

母親：現在我看到你大伯跟阿姆，見笑到頭攏抬不起來。對了，要記得上去看那幅山海鎮，安得多美。

大兒子：我知道啦。

母親舒緩地露出笑容。

小兒子龜躡地上場。

小兒子：哥，你返來了喔。

大兒子：嗯。

小兒子隨即步入書房內，扭開音響，播著流行音樂。

外頭建房聲持續隆隆作響。

廟公與阿光哥依然捶著手，在場上走動。

母親：我現在攏不跟伊講話。已經一個禮拜了。前週末，喝到三更半夜，騎車回來跌倒挫傷，念伊，伊應我。

小兒子：你管那麼多幹嘛。你講的話，我一句也不會聽。所以拜託你不要再講了。

小兒子走至書房內發出聲音。

母親：整個臉喝成那樣，像個人嘛。仔細想，從小打罵伊，伊就是聽不下去。所以我現在攏不跟伊講話。

書房內的音樂聲時大時小。

外頭的建房聲依舊轟轟響。

廟公與阿光哥依然捶著手，在場上遊走。

母親：你怎麼攏不跟伊講看看呢。做人家的兄哥，你怎麼就不罵伊呢。伊的性越來越像你老爸。真的想嘸，我這樣用心計較，自小漢一直盯，也是無法。

大兒子：我是要說什麼。我們兩個一年下來講話的內容，湊一湊可能攏沒有一天呢。

母親：我實在是不曉得，你這是什麼做人兄哥的樣貌。

大兒子：我就真的不曉得要說什麼啊。總不能平時沒在講話，一講話就是罵伊吧。

母親：就不是叫你罵伊，要你跟伊講看看，教伊乖一些。

大兒子：好啦，我再找時間，順便跟伊談談實習的事。

兩人沉默。舞台上只有嘈雜的聲音，以及小兒子打電玩遊戲，與隊友間斷對話。

廟公與阿光哥依然捶著手，在場上遊走。

小兒子：對對對。打乎死，打乎死。爽啦爽啦。阿青啊，你有看到嗎？喂！喂！喂！我這訊號不好啦，先打再說啦。打乎死，打乎死。

母親：我很驚。實在是很驚。很怕你弟跟你爸一樣，人牽不行，鬼牽直直行。小時候操煩身體。我知道那一次燒過頭攏是我的錯。

沉默。

大兒子：怎麼會是你的錯呢。塞車哪有辦法。

母親：就是我的錯。我始終攏覺得是那次燒過頭，傷到腦，後來才會這麼難飼。

大兒子：就說那不是你的錯。而且人長好好的，哪有什麼傷到腦。

母親：還有懷伊的時候吃冰，可能也是有影響到。

大兒子：現在人長得好好的，一切正常，別想那麼多。

母親：怎麼不想呢。我一直在想，我是哪裡做錯了。為什麼你老爸這樣，你弟也這樣。我做成這樣，不曉得得到什麼。

小兒子：對對對。打乎死，打乎死。哈哈。爽啦。

沉默。

母親：我也無什麼朋友，就後頭厝那些姐妹們，還有你舅媽。我全心全意持一個家，小心顧好每一個環節。仔細想想，為的是什麼，就是希望大家攏好好。這個願很難嗎？

沉默。

母親：人心真正很壞。

沉默。

嘈雜聲持續，隱約參雜小兒子與隊友的對話。

外頭開來一台大卡車。遮去整個家的光線，只有一道斜行的光滑過客廳的婚紗照。

廟公與阿光哥依然捶著手，在場上遊走。

母親：那幅山海鎮很美，要記得看哦。

大兒子：我知道啦。

沉默。

嘈雜聲持續，隱約參雜小兒子與隊友的對話。

母親：你小舅我看是不行了。

大兒子：什麼意思。

母親：前些天又送進醫院。

大兒子：又喫酒？

母親：上回醫生勉強救回來，講說下次再來，就真的沒把握了。

大兒子：怎麼攏沒跟我說。

母親：你小舅才四十歲。

小舅帶著酒瓶上場，遊魂般走動，每走一步就仰頸喝酒。

廟公與阿光哥依然捶著手，在場上遊走。

舞台上只有腳步聲，以及捶手聲響。

沉默。

母親：我不懂，人生艱苦，肉體還受苦。為什麼人要摧殘自己到這樣的地步。那日去看伊，已經插管了。整副身軀沒一處是好的，到處攏是插滿針。去看伊的時候，迷濛啊醒了。但不能講話。兩蕊目珠空空無神，瘦到不行。跟伊講話，伊想回，卻講不出話。插在脖子的那根管線，一直搖一直搖。

沉默。

腳步聲、捶手聲持續。

小舅一步一仰頸。

母親：為什麼人要把自己磨殘到這樣。那真的不像人了。你小舅才四十歲。孩子是要怎麼辦，才四歲。

外頭卡車開走，客廳陡然有光，卻依舊灰撲撲的。

小舅持酒睜眼，看著光源處，隨即又低下頭。

廟公與阿光哥依然捶著手，在場上遊走。

大兒子：攏是自己的選擇。

母親：我輕聲跟伊說，要伊別煩惱孩子，還有我們這些姐妹在，不會有事的。

沉默。

母親：彼暝，整間厝都暈了，善當仔（壁虎）也沒叫啊，我還沒暈。躺在床上，我在想，人到底，有什麼還剩著。

再度沉默。

母親：安那幅山海鎮時，透中晝，日頭正焰。你四舅公輕輕地拿起鐵鎚及釘子，在門楣上敲三下，再掛上去。日光射入，裡面的山跟海親像活來一樣，很美。你等一下一定要記得去看。

大兒子：我知道啦。

母親舒緩地露出笑容。

母親：我好久沒打電話給你舅媽了。好幾年了。也不曉得伊還在不在。

大兒子：舅媽當然還在啊。

舅媽上場，一樣是遊魂般走動著。

母親：每次打給伊，我攏會講到哮，所以我攏不敢打。

沉默將近兩分鐘。

大兒子：以前很喜歡去舅媽家玩，她攏會開車載我四處走。

母親：早日，尚未離婚時，伊整家住在咱家再下去些，不知你還記不記得。你舅媽其實是可以不用替你舅公還那些錢的。婚攏離了，不相欠。伊還是慢慢替伊還。

小舅依然一步一仰頸喝酒。

廟公與阿光哥依然捶著手，在場上遊走。

舅媽茫然在場上走著。

母親：伊姐前陣子剃度做尼姑去了。修道院在我們家附近呢。

大兒子：怎麼會。我記得阿姨長得很美。

母親：聽你舅媽講，看破了。跟伊做夥鬥陣的那個男的，前年過身了。雖然一輩子當人家的小姨，也是安分守己，不吵不鬧。過身後，講看破了，想出家去懺悔。就剃度了。

尼姑上場，敲著木魚，規律性地走著。

大兒子：出家喔。那真的需要很大的願力。

母親：有時候，我會坐在你房間的書桌前，抄一些你阿嬤從宮裡拿回來的佛書。邊抄邊想，你在台北過得好否。阿嬤講伊不識字，叫我抄完，伊再折些蓮花一起拿到宮裡化。

大兒子：你最近在抄什麼。

母親：好像是藥師經。我記得你之前也有拿過一本給我。

大兒子：對啊。那是我大學老師拿來跟我結緣的。就像裡頭說的，只要叫藥師佛的名號，甚麼歹事攏會化解。歹暈也好、生活不順也好，唸一聲伊的名，萬項事攏得過。

母親：我最近也是歹暈。你阿公狀況越來越差。常常分不清現在是何時。有時陣，半暝兩點打過來，要你老爸去幫伊拿藥；也有透早五點打來說晚餐要吃粥。大小便也不方便。你爸還沒受傷前，攏是伊抱阿公去廁所；現在換你弟。你返來，要找時間過去看伊。中風二十幾年，只有生病時，才會離開那張眠床。

沉默。

母親：人就是不肯安份守己做好自己。講來也是悲哀。

阿公拄著杖，拉著一張塑膠椅上場。

在一個定點坐下來後，待不到一分鐘，便又起身，拉著椅子遊走。

尼姑上場，敲著木魚，規律性地走著。

小舅依然一步一仰頸喝酒。

廟公與阿光哥依然捶著手，在場上遊走。

舅媽茫然在場上走著。

母親：有一次，我過去扶伊。看伊一人，小蟲般蜷在床上。阿嬤說這攏是自作來的。當年伊一中風，冤親債主全部跑出來，怕收不到錢。彼時才知道，伊在外頭欠了一堆賭債。跟你老爸一樣一出事，什麼妖魔鬼怪攏總跑出來。你阿嬤氣到邊詈邊哮，講伊一隻手挈刀，一隻握鳳梨，直直剝，剝到沒日沒月，不容易才存點錢，結果全拿去浪費。也別看你阿公這樣，就算中風，還是可以賭。打電話，十元二十元也是在簽。死性。

沉默。

母親：對了，你等一下要記得上去看山海鎮哦。

大兒子：知道啦。

阿嬤手持菜刀上場。跟在阿公後面。

阿公依舊拄著杖，拉椅，找一個適當的位置坐下。

尼姑仍舊敲著木魚。

小舅的酒一瓶換過一瓶。

廟公與阿光哥兩手捶得通紅。

舅媽還是茫然地行走著。

母親：你姓李的，賭博是跟著血在流的。

大兒子：還好，我不會賭。弟弟也不會。

母親：現在講這些攏太早。看你老爸，一臉老實，賭到整個人都慘下去。在市場做生意，大家只是攏不說。表面上跟你問，最近有沒有好一點，關心你。其實我攏知，私底下大家講的多難聽，講你老爸是了尾仔囤。

更多人上場，來自菜市場，他們的腳步聲特別龐大，剝地般走著。

母親：我在菜市場做生意，腳底有蟲，怎麼站攏站不住。人古意有什麼用，古意的人尚恐怖。你永遠攏不曉得，伊會做出什麼事。自小漢，就教你們再怎麼親的人，攏不能替伊作保證人，結果清這次賭債時發現，你爸跑去當人家的保證人。

沉默。

母親：一個連厝攏沒顧慮到的人，替伊操煩那麼多攏是浪費。自我嫁來李家到現在，看到的，所有賭博的，沒一個好尾的。五姨婆伊炆，你要叫大伯公，賭博花女人萬項來。當年放家產時，伊家分最多。結果呢，地一塊塊賣，祖公仔產全敗光，連自己的大厝也賣去。過身時，租房處不讓伊停靈，屍體自病院送返來，隨即載去燒。

大伯公上場，邊走邊捶胸。

大兒子：也是很久攏沒碰到五姨婆了。

五姨婆上場，右手掌纏滿繃帶，跟在大伯公後頭，走著。

母親：五姨婆也是不做好。也是貪。不是貪錢，是貪情。聽你四姨婆在講，前陣子待工廠，右手掌被機械絞入，斷了。

大兒子：怎麼攏沒聽你說。

母親：講這些要幹嘛。我也是只有跟你二姨講。這事不能讓你外嬭知道，不然伊又要罵不止。

外嬭上場，四處遊走。

外公不久後也上場，跟在五姨婆後方。

阿嬭手持菜刀上場。跟在阿公後面。

阿公依舊拄著杖，拉椅，找一個適當的位置坐下。

尼姑仍舊敲著木魚。

小舅的酒一瓶換過一瓶。

廟公與阿光哥兩手捶得通紅。

舅媽還是茫然地行走著。

菜市場的人們，腳步聲時大時小。

母親：你外公什麼攏好，就是風流，從少年到現在，還是一樣。結果你看，子孫有好到哪去？你大舅娶了一個再嫁的、二姨嫁了一個再娶的、小舅娶了再嫁的，生完後沒多久又跑了出去，無消無息。

大舅、二姨上場，四處遊走。

母親：人真的都不能做壞。對啊，你稍等一定要去看那幅山海鎮。

沉默。

母親：我也是沒做壞，安分守己。想不透，你爸為什麼會這樣，你弟怎麼也這樣。

大兒子：話也不能這沒說。

母親：我就是想不透。坐在那裡抄經時，我一直想。想到我很艱苦。

沉默。

母親：我很認真在過活。不偷不搶不騙，就是認真做生意。所以我受不了那些，在菜市場對著我看，非常可惜的眼神。我不需要誰同情。那使我難看。

菜市場的人們，腳步聲驟大。

沉默。

母親：你知道嗎。我站在菜市場，站不住。大家越覺得惋惜，我越要裝出沒什麼的樣子。我不需要同情，也不是刻意要堅強。只是感覺，不要讓人家同情我，我並沒有做錯事。

沉默。

菜市場的人們，腳步聲驟小。

尼姑的木魚聲，極度規律地敲著。

外嬖無目的地走著。

外公緊隨在五姨婆後方。

大伯公捶胸的力道急促。

二姨、大舅、舅媽像遊魂般晃著。

廟公、阿光哥還在捶手。

阿公的塑膠椅又換了位置。

菜刀在阿嬖的手裡，顫顫地抖著。

小舅的酒又空了。

母親：但當我一個人人在廚房工作時，想破頭，我就是不知道，是哪一個環節出了差錯。就親像煮油飯，也是滷封肉一樣，是少摻了哪一味。還是從頭到尾，就是我的嘴舌出了問題。

天色越來越暗。外頭建房聲也小了許多。

母親：一粒眼淚我也沒掉。你阿嬖眼淚流眼淚滴，哮到差點昏過去。你爸讓伊又過了一次當年的痛。伊講，伊得到一個好媳婦，生了一個歹兒子。

長沉默。

場上的所有人停止動作。

母親：我真的是好媳婦？好家後？好媽媽？

場上的所有人恢復原本的動作。

沉默依舊。

母親：真的是嗎？

母親抬頭看了一下時鐘。

母親：顧著講話，攏忘了時間。要去換衫準備到廚房工作了。

母親起身，走上樓梯。

大兒子也起身，繞過一群人，循著短廊走到廚房。

菜市場的人們，腳步聲回歸到正常的狀態。

尼姑的木魚聲，規律地響著。

外嬭依舊無目的地走著。

五姨婆跟在外嬭後方。

外公走在大伯公後方。

大伯公捶著胸。

二姨、大舅、舅媽像遊魂般晃著。

廟公、阿光哥捶手。

阿公的塑膠椅又換了位置。

阿嬭將菜刀握緊，舉起，又垂下。

小舅的酒又空了。

父親上場。

父親：（朝樓上喊）菜攏買回來了。

父親走至沙發，又坐了下來。

大兒子從廚房返回客廳。

大兒子：爸。

父親點頭，不發一語，從桌上拾起報紙，攤開來讀。

大兒子坐在沙發上。

兩人皆背對觀眾。

場上發出聲音的，只有來回走動的人們。

大兒子：爸，我覺得你跟阿公越來越像了。

父親：什麼。

父親將報紙翻過一頁。

大兒子：臉越來越像，你沒發現嗎？

父親：無。

大兒子：無通再賭了。

父親：嗯。

大兒子：真的無通再賭了。

父親：台北攏好嗎？什麼時陣畢業？

大兒子：應該是明年夏天。

父親：台北那間公寓住的習慣嗎？

大兒子：差不多，比之前那間大，可以放的書更多。不曉得是不是因為俾河，冬天很冷。

父親：這樣要多穿點。

大兒子：爸，真的無通再賭啦。要負責任一些啦。

父親：你還記得前幾年你破病住醫院。要注意，不要再發生了。顧好自己的身體。

大兒子：嗯。爸，要負責任一些啦。真的無通再賭。

父親：你這些年躲在台北，就有比較負責任嘛。

沉默。

母親全身著灰色工作服下樓。

外嬖依舊無目的地走著。

五姨婆跟在外嬖後方。

外公走在大伯公後方。

大伯公捶著胸。

二姨、大舅、舅媽像遊魂般晃著。

廟公、阿光哥捶手。

阿公的塑膠椅又換了位置。

阿嬖將菜刀握緊，舉起，又垂下。

小舅的酒又空了。

菜市場的人踏著步伐，繼續行走著。

尼姑的木魚聲持續敲著。

父親：母啊講今晚要下去王爺廟補運。

母親繞過人群，走至沙發坐下，背對觀眾。

母親：補一補，乎你再繼續賭嗎？

母親轉向大兒子，指向書房。

母親：跟伊講，夜裡不要亂跑，今晚要下去補運。

大兒子朝著書房喊。

大兒子：李文淵，今晚要補運，有聽到嗎？不要亂跑，今晚要下去廟裡補運。

從書房傳來聲響。

小兒子：要補你們去補，我晚上要跟朋友出門。

大兒子：你配合點好嗎。說要去補運就是要去補運。（聲音提高）

小兒子：不要，我不要去。

大兒子：你是聽不懂人話嗎？要你去你就去。

書房內的音樂聲瞬間爆響。

大兒子起身，迅步走進書房，一陣東西倒落聲。

音樂霎停。大兒子走出書房，坐回沙發。

二姨、大舅、舅媽像遊魂般晃著。

廟公、阿光哥捶手。

阿公的塑膠椅又換了位置。

阿嬤將菜刀握緊，舉起，又垂下。

小舅的酒又空了。

菜市場的人踏著步伐，繼續行走著。

尼姑的木魚聲持續敲著。

大伯公捶胸。

外嬤依舊無目的地走著。

五姨婆跟在外嬤後方。

外公走在大伯公後方。

沉默。

小兒子走出書房，不發一語下場。

持續沉默。

場上只有不成調性的聲響。

母親：晚上是幾點開始。

父親：七點半。

母親：工作做不完。你等會要早一點過來做。

父親：母啊叫咱要早點下去準備。

母親：上次從台北打電話回來，說夢到什麼，晚上可以一起問。

大兒子：夢到神明廳電線走火的事嗎？

母親：對啊。怎麼那麼厚暝夢。

大兒子：我怎麼會知道。有時陣，一個暗暝可以做好幾個夢。好幾次攏是叫著醒來，但我根本忘了夢裡的事。有一次，我夢到自己還在念幼稚園，坐娃娃車返家路上，看到一排出山的隊伍，樂隊奏得東倒西歪，天色黑暗暝。黑色的車上頭擺的相片，霧霧的看不清。我打開窗戶，將手伸出去指，外頭大風浮沉。醒來隔沒幾天，你就打來跟我說雜甫阿祖過身啊。

雜甫阿祖上場，遊魂般行走著。

大兒子：最後也是沒有送到阿祖。

母親：外嬭講你在地讀冊，不用一趟路返來。阿祖知道。

沉默。

大兒子：做夢很神秘。只是每次活醒過來，攏會驚惶，不知是否還佇夢裡。

菜市場的人們，腳步聲回歸到正常的狀態。

尼姑的木魚聲，規律地響著。

外嬭依舊無目的地走著。

五姨婆跟在外嬭後方。

外公走在大伯公後方。

大伯公捶著胸。

二姨、大舅、舅媽像遊魂般晃著。

廟公、阿光哥捶手。

阿公的塑膠椅又換了位置。

阿嬭將菜刀握緊，舉起，又垂下。

小舅的酒又空了。

雜甫阿祖遊走著。

靜默。

天色欲暗，光似乎失了路。
場上行走的人們臉更加模糊。
只有動作還是存在著。
依舊靜默。

母親：要記得上去看那幅山海鎮。

父親又翻了一頁報紙。

大兒子：我知道。
母親：上次清債時，是不是還有沒清完的。

沉默。

母親：這是我自己發現的。母啊不敢跟我說。

沉默。

父親再翻了一頁報紙。

母親：看你有多厲害。多會賭。
大兒子：爸，真的無通再賭了。
父親：再賭，我就把手剁掉。
母親：還真的是很會講大聲話。手剁掉，怎麼不連腳也一起斬斷。

沉默。

父親又翻了一頁報紙。
雜甫阿祖從父親面前走過。

尼姑的木魚聲敲著。

大伯公發狂地捶胸。

廟公、阿光哥雙手紅腫，依舊捶著。

二姨、大舅、舅媽、外嬭漫無目的地走著。

阿公的塑膠椅又回到當初坐的位置。

阿嬭菜刀還是舉得老高。

外公跟在五姨婆後面。

大伯公走在五姨婆前面。

菜市場的人腳步聲依舊響著。

大家都還是得繼續走下去。

母親：記得要去看山海鎮。

父親再翻了一頁報紙。

母親：要去看那山海鎮。記得。

父親又翻了一頁報紙。

母親：暗時要補運也要記得。

父親再翻一頁報紙。

母親：對面新建的那間厝，好像裝了顆水塔在屋頂。又擋到神明廳了。

父親又翻一頁報紙。

母親：好在有山海鎮。你等一下要記得去看。目睷掙開金金看，看久了，親像可以看到水在流。一定要仔細看。

父親再翻一頁報紙。

母親：還有補運。

父親又翻一頁報紙。

母親：山海鎮，記得要去看。

父親將報紙放下

場上的人還在走。

光線全無。

客廳裡只有聲音與動作。

人沒入在黑暗中。

這裡沒了時間。

母親：為什麼不開燈呢。

幕落。

●

舞台上客廳的一個切面，僅有一張沙發，以及一張大理石矮桌。沙發正上方嵌著書櫃，信件資料零散其中，並且置了一尊彌勒佛，雙手挑著玉如意，袒著腹肚，盈盈笑著。書櫃上頭掛著一幀相片，是父母當年結婚所攝。由於家前方正在施工築房，掩去大半光線，即使在午後，又或是開燈的狀態下，整座客廳的色澤仍近似象牙灰，摸起來帶點顆粒。

父親坐在沙發上。

母親從沙發後方的上場。

母親：好加在今天弄去市場賣的東西攏有賣完。你還記得嗎，舊年的初三大擺市。

父親：對啊。

母親：我今年的封肉今年少剝快二十塊，雞也少了快三十隻。但是，雖然有賣完，今年的市也是很慢，快到中午才賣完。整個透早，一個心肝吊在那，無振無動。

父親：母啊過年前就在講，叫我們少用一點。

母親：少用一些，就少賺一些。

父親些微地向沙發裡凹進去。

母親：沒多賺一些，前些日你丟進水裡的那些錢，怎麼弄回來。

父親又向沙發裡凹進去些。

母親：算了，大過年的別講這些。

沉默。

父親突然起身。

母親：你要去哪。

父親：騎車出去晃晃。

母親：你是無通再去賭了喔。

沉默。

父親：沒啦。

母親：我講正經的，你是無通再去賭。這個家禁不起再一次了。

父親：沒啦，我沒有要去賭。我只是去看一看而已。

母親：你真的不怕死。那個查某人一直來攤位亂，要把剩的錢拿回去，你攏沒在驚。父親：話就不是這樣講。上次大家出來喬，早就說好每個人還多少，我攏還完了。

母親：是我跟你老母替你還的，不是你。

父親：反正就是攏還清了，伊現在來鬧是鬧假的。

母親：我管伊是鬧真的鬧假的，照三餐打電話來厝內。最後，電話來了，不管是誰，我也不太接，就乎伊直直響，直直響。你是覺得很好玩嗎？

場上響起規律的電話聲，聲量不大。

母親：還有三不五時跑到市場去亂。把摩托車停在攤位前，杵在那看你做生意。這樣你還不驚。這樣還說要去看看。

查某人騎車上場。

父親：就是去看一看而已啊。

母親：你沒感覺到李文淵越來越像你了嘛。逐日到晚攏在外面趴趴走。酒一罐過一罐，菸一根接一根，不要命似的。

父親：我也有加減唸伊。

母親：念如果有效，這個厝就不會變成這樣。

沉默。

父親：就是去看一看而已啊。

父親朝沙發再凹進去一些。

母親朝樓上大喊。

母親：李文慶，你下來，你爸又要去賭了。

父親：就說只是去看一看。

母親：我現在就打電話給你媽。

停頓。

阿嬤上場。雙眼直視前方。

查某人持續騎著車，繞著舞台。

母親：李文慶，你快點給我下來。

沉默。

母親：你也沒想看看，你母啊為了你，把伊的老本全丟了進去。結果你現在還要去賭。

沉默。

母親：過年前是誰說再賭要剝手剝腳的。

父親：就只是去看看而已啊。

父親向沙發再更凹進去些。

查某人持續騎著車，繞著舞台。

電話聲悶悶響著。

阿嬤雙眼直視前方。

母親：李文慶，你快點給我下來，你爸又要去賭了。

阿嬤雙眼直視前方，一動也不動。

查某人繼續騎車繞場。

電話聲悶悶響著。

母親：李文慶，你快點給我下來。

書櫃裡的彌勒佛，依舊盈盈笑著。仔細看會發現，隨著笑容越開越大，最後裂出一道黑洞。

靜默。

查某人下場。

阿嬤依然杵著，雙眼直視前方。

凹陷在沙發裡的父親，發出了聲音。

父親：不然我還能做什麼。

靜默。

父親：你們平常要我做的，我攏做了。我還能做什麼。

靜默

父親：自小漢，頭頂有三個姊妹仔，逐日到晚，就是讓人教來教去的。母仔也比較疼女兒。

三個姑姑上場，站在阿嬤身旁，一齊盯著遠方。

父親：我也認啊。沒要緊，我乖乖做，聽話，就會沒事。跟我爸一樣，逐日就是工作跟賭。

三個姑姑與阿嬤持續盯著遠方。

阿公上場，垂頭盯著地板。

父親：我攏可以，只要沒人來吵我。

沉默。

父親：娶某以後，厝內雖然不是我在掌管，不過我認為，認真做事，就妥當。賭博沒什麼，因為我有認真做。認真做事的人不會餓死。

沉默。

父親：工作越做越重，我瘋賭就越瘋越大。那是一個洞，我知道。多大一個洞啊。

阿公頭垂，盯著地面。

阿嬤與姑姑們持續盯著遠方。

父親：我也知道大家攏叫我潘仔。可以被叫做潘仔也是不簡單呢，也是要相當夠本，才配得起這個名。我的興趣絕對不是將拿錢丟進水裡，撲通一

聲，什麼攏沒了。如果可以贏，誰想輸。這攏是註好的。但是，有時陣我就是不甘願。我就是硬要拼。

沉默。

父親：書讀不多，高職畢業，當完兵，就跟著厝裡做生意。活到現在，除了每隔幾日開貨車到市區載貨，很罕得出門。有時陣很欣羨我大漢囡，獨身一人在台北生活那麼多年。

沉默。

父親：日也做、暝也做，為了什麼，就是去賭一場。一世人攏被困在這裡，除了工作，我還能做什麼。只有賭，我才感覺到自己活著。

沉默。

父親：你自己看，姓李的，血裡流著賭博的種。看我老爸就好，賭到快過往了，拼一口氣，也是在賭。就是無願只是一個會工作的人。既然被家庭綁在這，只好想其他辦法，好讓自己喘一口氣。講李文淵跟我越來越像，有嗎？我知道厝內伊待不住，不過囡仔大漢了，還能說什麼。還是把自己的事情顧好尚重要。

阿公微微抬頭，又隨即將頭垂下。

三個姑姑持續盯著遠方。

父親：仔細想想，我也沒什麼消遣，就是賭。比起賭，難道我去玩女人會更好嗎？對不對，我只是愛賭而已，我也是真愛這個厝。我至少沒有玩女人。玩女人真的更慘。

沉默。

父親：我也知道，我生的後生看我沒。我某也看我沒點。大家攞講我是了尾仔囡。

三個姑姑持續盯著遠方。

阿公依舊垂頭看著地板。

父親：憑良心講，我才不是。我也是足認真在賺吃。我只是比較愛賭。我爸也愛賭。伊也是好人啊。沒做歹，我們攞沒做歹。

阿公微微抬起頭，又隨即將頭垂下。

三個姑姑依舊望著遠方。

父親：正經沒法度啊。我也沒其他消遣。賭博很刺激耶。只有在賭的時陣，我才有法度做自己。我不用再被呼來喚去，我就是老大啊。賭多少攞隨便我，輸光光我也爽快。因為這攞是我可以控制的。我是尚大的。

沉默。

父親：有一次經過五金行，我進去買了好幾把刀子，鑷刀、菜刀、銼刀。後來一次吵架，也是因為賭博。突然想到之前買的刀，我跑去貨車上把他們拿出來，返家丟在桌上。

沉默。

父親：我不知道這樣做的意義是什麼。也許是讓我暫時當一次老大？

阿公依舊垂著頭。

三個姑姑看著遠處。

父親又向沙發裡再更凹進去一些。

父親：這次確實是輸很多，我知道。大家攏講我出車禍，是因為失神失神，在想賭債怎麼還。其實正好相反，我是在想，要怎麼賭才會一次回本。想到贏了一大筆錢，可以回來耀武揚威，很風神。光想，我就爽嘎。

沉默。

父親：我攏知。菜市場的人是如何看待我。中藥房的頭家叫我不再跟伊兒子來往。笑死人，伊輸的錢跟我的差沒多少。不知好歹，還要我不再跟伊兒子來往。無要緊，等我發的時候，你就知道。

菜市場的人們上場，靜止不動，瞪著前方看。

沉默。

父親：人是不可能衰筭一世人。已經衰尾這麼久，算一算也是到行好運的時陣啊。沒料到，出了場車禍。這一定是衰尾的最後一次了，接下來要發了，要發了。

阿公頭垂的更低了。

三個姑姑與阿嬤依舊看著遠方。

父親又向沙發裡凹進去一些。

菜市場的人們持續瞪著前方看。

父親：四舅啊上次來安的那個山海鎮。那也是個要發的好彩頭。因為對面開始造厝，遮掉整個厝內的光。一定是因為這樣，厝內才會不平靜。我才會輸這麼多錢。

四舅上場，與三姑姑以及阿嬤盯著遠方。

阿公頭依然垂著。

菜市場的人們依然直瞪著前方。

父親：還沒造厝時，攏不曾輸這多。沒錯，一定是因為對面造厝，把我的運攏給蓋掉了，才會這樣。不然，我從來不曾出過車禍，怎麼會就剛好發生在開始造厝之後呢。

沉默。

父親：所以我對山海鎮很有信心。我時時上三樓去看。那幅山海鎮多美啊。那五座山畫得多大方穩重，上頭寫招財進寶，真的要發了。

沉默。

菜市場的人們依然望著遠方。

姑姑們與阿嬤及四舅依舊盯著遠方。

阿公頭稍微抬起，又垂下。

父親：只要上面有點灰塵，我就拿布去拭，還揀時呢。農民曆上面註明的吉時，我才敢擦。

父親又朝沙發裡再更凹進去一些。

姑姑們與阿嬤及四舅還是看著遠方。

阿公頭仍舊垂著。

菜市場的人們持續瞪著遠方看。

父親：上次去王爺公那裡補運，王爺公的手轎在我身上停好久。特別替我加持，我有感受到王爺公的威力。返家後，整個精神變得很好。

沉默。

父親：還有門口擺的那盆，我老婆買回來的芙蓉。別以為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。芙蓉就是夫榮嘛。我就知道伊也是希望我可以再贏回來，只是不好講出嘴來，所以用一盆芙蓉來表示。我就知道，大家其實攏是足愛錢啊。誰不愛錢呢？

父親再向沙發裡凹進去些。

父親：所以我就盼望那幅山海鎮，還有那盆芙蓉草以及王爺公的幫忙。這些攏是吉兆，這一次一定要回本。

阿公頭更垂。

三個姑姑與四舅阿嬤仍舊盯著遠方。

菜市場的人們依然盯著遠方。

長沉默。

母親：李文慶，你到底要不要下來。

大兒子：好啦，等一下啦。

父親又向沙發裡再凹進去一些。

父親：我就是去看看而已。

母親：你正經都不驚去那裡被打嗎？整間厝攏要讓你搞掉了，你還要去。

父親：去看看而已啊。我就是杵在旁邊看人賭而已。

父親再向沙發裡凹進去一些。

母親：我真的想無你到底在想什麼。

父親：有時陣我自己也想不透。

阿公將頭抬起，隨即又垂下。

姑姑們與四舅還有阿嬤依舊注視著遠方。

菜市場的人們依然瞪著遠方。

父親：我只是感覺，那是唯一一件事情，我做得很開心。我想要一直做。

母親：我真的想無你到底在想什麼。

父親：那種感覺，我講不太出來。親像有蟲長在心內，搔搔鑽。不賭會死。

沉默。

父親再向沙發裡陷進去一些。

父親：正經的，不賭會死。我會死。真的會死。像我老爸一樣。會死啦。

母親：我真的想無你到底在想什麼。

父親：不賭真的會死。手會癢，腳會癢，全身攏在癢。

母親：乾脆攏剝掉，就不會癢了。

沉默。

父親又向沙發裡凹進去一些。幾乎快要見不到軀體，只剩下些許的手跟腳露在外頭。

父親：不過你放心，我這次真的只是去看看而已。

母親：李文慶，你趕緊給我下來。

沉默。

父親：時還沒到，我已經揀好時辰。最後再拼一回，不是在今天。

母親：我真的想無你到底在想什麼。

沉默。

母親：李文慶，你趕緊給我下來，快點。

父親又向沙發裡凹進去一些。

阿嬤站在阿公身旁看著遠方。

阿公頭仍就垂著。

姑姑們與四舅還盯著遠方看。

菜市場的人望著遠方。

母親：李文慶，你到底要不要下來，罵你爸，叫伊不要再去。這間厝真的要毀去了。

沉默。

母親：李——文——慶

沉默。

父親：我真的只是要去看看而已。

父親整個人凹陷進沙發裡，不見了。

阿公頭抬起，與三個姑姑以及阿嬤、四舅一同盯著遠方。

菜市場的人望著前方。

場上響起電話聲，悶悶地叫著。

彌勒佛裂開來的嘴，依舊盈盈笑著。

父親：不賭會死啦。

幕落。



舞台依舊是客廳。

小兒子坐在沙發上看著電視。

大兒子上場。

由於對面的房子遮擋住陽光，即使午後，室內依然昏灰如夜。

小兒子：哥。

大兒子：嗯。我聽媽媽講，你要找實習。

小兒子：對啊。你有幫我找了嗎？

大兒子：我有幫你問。現在是看你想投哪裡。

小兒子拾起遙控器，不停切換頻道。

小兒子：攏可以啦。不要在台南就好。高雄、台中還是台北也攏行啊。台北好了，台北看起來不錯，我也想跟你一樣，去台北生活。在厝待到煩了。

小兒子持續切換頻道。

小兒子：哥，我問你哦。當初，是不是因為厭倦了厝裡的生活，才想去台北讀書。

沉默。

大兒子：我覺得你可以去做房務，整理客房的工作。這工作不太需要跟客人碰面，唯一要的就是效率，要在多少時間之內，將房間恢復成未使用的狀態。你如果好好學，這对你以後很有幫助。尤其是寫在履歷表裡面。你攏已經大三了，要開始替未來做準備了。

小兒子：做什麼攏好。只不過學校有講，飯店裡要有健身房還是游泳池，才准。

大兒子：我再特別跟朋友講一聲。

小兒子持續切換頻道。

大兒子：要去外頭溜一溜，才知道外面的世界長怎樣。不過媽媽講，伊不放心你去台北。

小兒子：有什麼是伊放心的。

沉默。

大兒子：還有，酒少喝一點。我聽媽講，上回你喝完騎車犁田。你知道那有多嚴重嗎？好在沒有被警察抓到，攏是小事。你攏沒看到小舅喝酒喝成怎樣嗎？上次去加護病房，你還沒被驚夠嗎？

小兒子繼續切換頻道。

小兒子：只不過是喝個酒，我會控制。

大兒子：小舅也是說伊會控制，結果人現在還躺在加護病房。

小兒子：就說了我會控制，我跟小舅不一樣。上回是因為生日多喝了幾杯，才會犁田。不然，平時我攏有在控制。

大兒子：我只是要跟你說，大漢了，要比較會想一些。我們攏是伸手跟家裡拿錢過生活，攏還是學生，要多替厝裡想。媽媽已經快被爸爸給操煩死了，你毋通再做一些讓伊煩惱的事。

小兒子：那是伊自己要想那麼多，我怎麼管得著。

大兒子：做媽媽的怎麼會不操煩嗎？

小兒子繼續切換頻道。

小兒子：你過得尚好。住在台北，什麼事攏不知，攏裝成沒聽到。你知道我在家有多累嗎？自早到暝，媽媽不是罵爸爸，就是唸我。講我跟爸爸越來越像。原本不像，也被講到像。我願意這樣嗎？你在台北安穩過你的生活，多逍遙。為什麼我就要在厝裡讓人家唸到無處好。對，我讀破冊，整個家的希望攏寄託在你身上。阿公也是、阿嬤也是，整個李家的名聲攏準備靠你這個會讀冊的，看有沒有辦法翻盤，親像賭博一樣，全壓在你身上。所以你自由自在，大家攏對你好聲好勢。久久返來親像人客。我呢？對，我就是貧惰，我就是故意讓人看無點。

頻道被切換到已經聽不到聲響，只剩光影掠掠。

小兒子：我也是有嘗試過，想要把事情做好。結果呢，逐次做好，你就做得比我更好，比較起來，你就像山，我就註定一世人搵在你背後，無人看得到。幾次後，我就放棄了。李家有你就好，我不用太打拼，也不會讓自己爛到底，就維持在一個程度過日就好。

沉默。

小兒子：現在很不簡單有一個機會，可以讓我去外頭走走。厝內的意見還是不放心我。我已經成年了耶。我已經不是三歲囡仔，為什麼就是沒有人肯聽我的意見。

快轉的頻道變成一道銀光束，持續閃著。

小兒子：你憑什麼資格教訓我。我們一年講超過十句話嗎？

大兒子：你講的我攏知。

小兒子：不對，你不知道。你不是我，你不會知道那種一直讓人看無的感覺。我知道為什麼大家攏說我跟爸爸很像，就是因為人攏看我們無，日子久長，我們也看無自己。我們的臉就是被看輕的臉。你看仔細。

大兒子：為什麼要把話講成這樣。

小兒子：因為你跟媽媽一樣，你只是將自己想要的，放在別人身上。

大兒子：攏是為你好啊。

小兒子：怎麼樣尚好，我自己知道。

小兒子依舊切換著頻道，螢幕持續閃著白光。

大兒子：好了，電視別再轉了。快壞掉了。

小兒子：壞了有什麼關係，再買新的就好。你看厝裡壞掉多少東西了。

大兒子：不是跟你說了，叫你別再轉電視了。

大兒子奪下遙控器，關掉電視。

舞台上一片寂靜。

小兒子：這幾天過年，你上去三樓上香敬茶時，有仔細看那面山海鎮嗎？那日四舅公來安的時陣，我也在那。透中晝，快熱死，山海鎮讓光照著一閃一閃。如果安那個有效用，這世間就不會有那麼多痛苦了。

長沉默。

小兒子：看實習問得怎麼樣，你再跟我說吧。再過幾天你不就要北上了？年都過完了。

大兒子：看怎麼樣，我再跟你說。

大兒子轉開電視，按著遙控器不停切換頻道。

大兒子：差不多了，差不多時間返北了。有夠了、有夠了。

小兒子下場。

幕落。

●

舞台依舊陳列著客廳。

過完年，整座客廳散雜各式餅乾禮盒。

電話聲響了幾聲後，瞬即掛斷。沒多久又響起，持續一段時間後，又掛斷。
再響起。

極度癡狂的母親持著一把菜刀上場。菜刀上濺著斑斑血漬。

母親不停在客廳裡走著。

母親：再去賭啊，再去賭啊。不是講再賭要剁手。

母親持續在客廳裡來回奔走著。

電話聲響著不停。

母親：我看你以後要怎麼賭。再賭啊，再去賭啊。我看你以後要怎麼賭。

倏地，母親走向樓梯，奔了上去。

沉默。

母親一手持刀，一手揣著山海鎮從樓梯跑下來。

母親：什麼山海鎮。

母親將山海鎮丟擲在地，且蹲了下來，用刀劈它。

母親：什麼山海鎮，沒三小路用。沒效啦，沒效啦。一切都顛倒翻，攏沒效啦。

母親在極度癡狂的狀態下持續劈著山海鎮，玻璃碎裂一地，她還是不斷剝著。

電話聲持續做響。

場上的光越來越暗。

到最後只剩下劈斬東西的聲音，和著電話聲。

場上一片漆黑。

母親：燈呢？

幕落。

劇終。